



《加华文苑》编委会

主任：林楠

委员：微言 程宗慧 冯玉 刘明孚 许嘉莹

主编：微言 冯玉

执行主编：刘明孚

执行编委：许嘉莹

责任编委：

王志光 jhwywp@gmail.com（文学评论）

梁 娜 nakapitany@yahoo.ca（散文类）

段莉洁 duanlj@yahoo.com（散文类）

杨 柳 willowyang0@gmail.com（小说）

孙 玲 lingsun9668@gmail.com（剧本）

范文瑜 wyfanwenyu@gmail.com（传统诗词）

索妮娅 helei_s@yahoo.com（新诗）

半 张 kq_zhang@yahoo.com（诗文翻译）

韩长福 1256767968@qq.com（诗文诵读）

古 中 ggkosho@gmail.com（书法）

刘 德 grand_east@hotmail.com（绘画）

谢孝宠 jsztcpx@126.com（常州会员各类作品）



加华文苑 第17期 2022年2月15日

目录

【文学评论】

[时空并置的“客串”与“泉涌”——甘建华及其地理诗印象](#) 郭守先

【散文】

[两部手机](#) 半张

[中年随想](#) 张国瑞

[儿子终于敲开了大学的门](#) 竹笛

[十几年前 H1N1 流行时我曾是密接者](#) 亮灯

[厦门有味：鲁迅先生的厦门味道](#) 李先平

[春天的一声惊雷](#) 艾伦

【小说】

[小婉（连载之九）](#) 艾伦
[非常恩仇](#) 萧元恺

【剧本】

[俺爹不是杀人犯（连载之一）](#) 编剧：黄净伟

【诗词联赋】

[七绝·嵌名诗](#) 芦卉
[浣溪沙·得梅](#) 冯玉
[浣溪沙·和冯玉《浣溪沙·得梅》](#) 陈良
[楹联两副](#) 盛坤
[七律·立春偶成](#) 张焱
[梦行云·北京冬奥闭幕](#) 中慧
[七绝·春雪](#) 秀玉
[胜胜令·壬寅正月廿日过超山探梅有作](#) 邵丽
[七绝·春难](#) 水木清华
[七绝·贺北京冬奥会开幕](#) 王益石
[风流子·题梁敏同学画](#) 文质彬彬
[七绝·壁画思](#) 宁川
[八六子·异境春思](#) 李抗
[五律·隔屏诗友](#) 雨田
[相思引·聚散无常](#) 随爱飘游
[七绝·新春寄语](#) 郭鸿森

【新诗】

[冷风抽打着一粒沙](#) 索妮娅
[这个春天](#) 冯玉
[向日葵在哭泣](#) 艾伦
[春风](#) 遛达的七七
[丢失的恐懼](#) 彦如
[美篇](#) 南峰
[立春](#) 海澜
[乡愁](#) 水木清华
[白衣](#) 盛坤
[吻](#) 晚秋

【译丛】

[飞鸟集 \(第1首至第9首\)](#) 作者: 泰戈尔, 汉译: 郑振铎

[病毒之语](#) 盛坤

[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 作者: 明·杨慎, 英译: 刘明孚

【诵读】

[春子 \(连载之二\)](#) 作者/诵读: 艾伦

[我从北方来](#) 作者: 阿紫, 朗诵: 马玉杰、佟少璞

[你无权沉默](#) 作者/朗诵: Frankie

[遮](#) 作者/诵读: 寒子

【书法】

[王冕诗《墨梅》词牌联](#) 袁术

[苏轼《和子由论书》《菜根谭》句](#) 黄日彊

[與古為新](#) 古中

【绘画】

[歡騰的華埠春節](#) 程树人

[镜子](#) 李天行

[枫园寄韵](#) 刘德

[向日葵](#) 王璜

[洛矾山原住民](#) 巢伟民

【文学评论】

时空并置的“客串”与“泉涌”

——甘建华及其地理诗印象

郭守先/青海



【作者简介】 郭守先，青海乐都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青海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青海省作家协会委员，海东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原《高大陆》文化经济季刊主编。著有诗集《天堂之外》、文集《税旅人文》、随笔集《鲁院日记》、文艺评论集《士人脉象》、文论专著《剑胆诗魂》等。作品曾获第四届青海省青年文学奖、第三届全国专家博客笔会优秀奖、第二届青海文艺评论奖等。

与甘建华先生曾在西宁见过一面，但我们俩的交往并不多。虽然先后收到他从遥远的衡阳邮寄的著作，包括文史笔记专著《柴达木文事》、主编中国文化地理散文集《我们的柴达木就像画一样》，但对其荣获全国冰心散文奖、中华铁人文学奖、丝路散文奖、四川散文奖等，被文坛前辈誉为“中国西部文学和柴达木文学的一员悍将”，包括其辉煌人生与文风才情，也一直未顾得上细心品读。印象中，他是一位颇具湘人领袖气质的作家、诗人、学者和文化活动家。如果不是的话，单就他曾经读书、工作、生活 11 年的青海高原而言，他就不可能对海西州文坛艺苑如数家珍；如果不是，他就不可能将前贤新秀描写柴达木的美文一网打尽。近日，又接到他发来《甘建华地理诗选》文稿，如果再不走进他的文化版图和精神世界，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先读《在青海高原客串了一把诗人——答姜红伟主编〈20 世纪 80 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访谈录〉》，次读《地理学让我们拥有诗和远方——在母校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客座教授聘任仪式上的演讲》，两篇长文全面而又系统地反映了建华兄的青海事功。令人惊诧不已的是，1986 年正读高中二

年級的筆者，在樂都柳灣彩陶博物館對面湟水拐彎的地方，成立湟水文學社，創辦《湟水濱》，竟然是建華兄 1983 年春天大二時，在青海師大後面的湟水河畔，發起創建青海歷史上第一個大學生文學社湟水河文學社、創辦《湟水河》文學雜誌的再版。就在筆者呼朋引伴、祭奠湟水、追念魯翁、開始文學尋夢的時候，建華兄已經主編出版了青海歷史上第一本大學生文學作品選《這也是一片沃土》。儘管筆者創辦的蠟版油印《湟水濱》前後共出了 20 期（12 期在高中，8 期在高校），並於 20 世紀 80 年代末加入了青海財校王志寶創辦的青海校園文學社，也算是趕上了那一撥青海大學生詩潮的末班車。但直到今天，我才曉得青海大學生詩潮的濫觴，卻源於青海師大地理系“客串詩人”甘建華。尤其令筆者稱奇的是，我們倆發起的文學社和創刊的雜誌名字，竟然驚人地相似。而他在 35 年後憶及往昔事功，《湟水河記》堂而皇之地入選譚五昌教授主編的《2018 年中國新詩排行榜》。現在一個登上末班車的乘客，要為開風氣之先的兄長詩選寫評論，敬仰之情禁不住油然而生，這也許就是人們常說的情分和緣分吧！

這些也可從療原先生多年以後的回憶中得到證實，他如此深情地說道：“大概很少有人知道，甘建華是我的學弟。當年我讀青海師大中文系 77 級，他讀地理系 82 級，畢業後我在報紙編輯副刊，即經常編發他的作品，直到我們先後離開青海。他在哪裏都是一個風雲人物，在校期間即牽頭成立‘湟水河’文學社，調回家鄉媒體後成為全國聞名的‘鐵血記者’，現今又以‘地理詩’的名義強勢亮相。地理詩是存在的嗎？沒錯兒，古今中外的詩歌中，絕大部分都含有鮮明的地理元素，並給人以豐富的地理時空聯想。但我們以往主要是從詩人賦予的精神氣象，對其進行歸類與指認。而甘建華把它們稱之為地理詩，從‘青海在上’一輯中深長的青海情結和唯他獨知的地理特徵看，這一命名，無疑始之於一位地理系科班出身者，對於其高原歲月特殊的情感文化想象。”

《甘建華地理詩選》共收錄新詩兩百餘首，按地理空間分為衡岳湘水、茅洞橋記、青海在上、四海八荒四輯。行走橫貫祖國東西南北中，東至台灣清水斷崖，西至新疆塔什庫爾干，南到香港尖沙咀，北到首都長安街，還有國外莫斯科、聖彼得堡、溫哥華、巴黎、烏蘭巴托。時間從 1984 年“客串”詩人到 2019 年後的詩情“泉涌”，入選作品時間前後長達 38 年，跨越兩個世紀。

從寫作風格上說，有前現代的抒情詩，譬如《西部之西：重返夢境之旅（四首）》《茅洞橋記》；有現代主義的意識流詩歌，譬如《先生問與說（二首）》；有後現代主義的口語詩，譬如《衡東土菜》《己亥年衡陽之春》《衡陽：一個農民的念叨》。

從寫作技法上說，有傳統的排比和反詰手法的廣泛應用，譬如：“在你離開格爾木多年之後/我橫穿整個柴達木盆地/第一次來到夢境中的戈壁新城/尋覓你的行蹤/纏綿一生的嗅覺記憶/眼中攝入了/紛紛的斑駁陸離//那熊熊燃燒的烏圖美仁紅柳叢/是你五彩的頭髮嗎？/那輕輕蕩漾的金魚湖水/是你明亮的雙眸嗎？/那高高挺拔的石化基地白楊樹/是你頹長的軀幹嗎？/那緩緩起伏的托拉海沙梁/是你曼妙的睡姿嗎？”（《格爾木故事》）。其想象力之豐富讓筆者驚嘆不已：“曇花開放的事物/似湖浪一般地退却/那青澀的時光/沿着倒淌河上溯，上溯/仿佛見到了漢中盆地的那株水稻/仿佛見到了青島棧橋的驚鴻一瞥/仿佛見到了西寧車站的兩行淚珠”（《大柴旦情思》）。還有大量的隱喻與轉喻的運用，譬如：“歷史幽暗中的一朵綠荷/悄立一隅/似一顆古蓮蓬，放射琥珀般的光芒/像一枚巨型鑽戒，鑲嵌翡翠色的寶石/幽幽孔雀藍，瑰麗青銅之美譽/僅有數件，燦爛了中華遠古文明”（《鄙與鄙縣及鄙湖》）。又如：“王家飛出一隻美麗的鳳凰/穿越霧中的太陽/在冷湖的星塔上縱情歌唱/甜美的聲音播報着預言/吸引了所有幸福的耳朵/晴好居 晴好居 晴好居/晴好居 晴好居 晴好居”（《回到冷湖》）。還有大量的口語化敘寫，譬如：“父親說那是祁曼塔格/屬昆侖西支/維吾爾語，花草山的意思/山中，有一個新疆巴州少數民族鄉/19 戶人家，131 口人，一個鄉長/管轄着與寧夏回族自治區差不多的面積/曾經進山打獵，喝過買買提煮的奶茶”（《祁曼塔格雪峰》）。除此之外，還有細膩的小說白描。

所以，建华兄这本诗选的特点，应该是时空并置、兼容并蓄、不拘一格的跨文体写作。诗选虽然以地理分辑，但因生命的演进，或者说由于心理和地理环境的变化，就是不标出时间，也遮掩不住岁月在诗行中遗留的体貌与情态，白垩纪的诗骨与侏罗纪的诗风泾渭分明，这也佐证了建华兄深信不疑的“地理环境决定论”。

之所以说是“客串”和“泉涌”，2019年以前，建华兄主要从事散文和报告文学写作，诗歌对于他来说只是“客串”，因此前34年累计入选诗作只有二三十首，不到诗选的七分之一。2019年之后入选的诗作达到180余首，也就是说平均不到两三天就写一首诗歌，其“老牛自知黄昏晚，不用扬鞭自奋蹄”的自发、自觉性写作是显而易见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们这一代人已经全面进入集体回忆阶段，所以我称之为“泉涌”。之所以不称为“井喷”，是因为年近耳顺的建华兄诗歌创作势头虽然强劲，但其力道已不如“客串”时期猛烈。“客串”时期的诗歌，因为大多是怦然心动、不吐不快的写作，所以不仅有初春铿锵的足音、猎猎招展的旗帜，还有迎着漫天雪箭进军的气魄和胆识。其时的诗作多用排山倒海的排比句，多是豪迈抒情与激情呐喊，写不完的是“展翅的心情”，其品质如酒、如柴达木钻天的白杨、如穿戴整齐即将出征的将军。而建华兄近期所写之诗，不再有“客串”时期诗作的跳跃性，不再有岳飞“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壮怀激烈，也不再有孔子周游列国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义无反顾，有的只是自我放逐的散淡和望峰息心的漫游。此时的诗句多口语化和散文化的叙述，多为往事的追忆，写的是闲适行走的感悟，其品质如夏秋间饮茶，如江南水乡的笛音，宛如作者漫步乌镇巷陌闲听评弹，又如雅舍品茗的周作人写下的小品文。赏读其作品如同与一位红颜知己坐在西湖夕阳下的茶艺馆品一壶龙井，又如与一位发小或校友回忆童年往事、谈论校花今夕、感念文学启蒙老师，或讲述四海八荒旅途中的愉快相遇。“负手而行，长街与瓦屋/撩拨连绵的心绪/我也要买两棵桂花树苗/手植在前庭后院/晴好时节听蝉鸣声高/再买一只四方板凳/置于书房正中/坐出南面君王的气象”（《泉湖二月八》），诗中的书写就是建华兄当下最真切的心境写照。

也许笔者比建华兄年轻6岁的缘故，相比较“泉涌”之年的诗作，我更喜欢“客串”时期的作品。当然这并不是说，近年的“泉涌”之作不好，其实诗人依然坚持了诗歌的抒情本质，譬如思接千载的《晴好居听蝉》，写得温婉而细腻，将作者的闲适惬意描绘得栩栩如生。著名人文地理学家、北师大著名女教授周尚意就说过：“从本诗集的字里行间体会诗意栖居，只有中国读者才能体会《晴好居听蝉》的地方之美。”又如感情饱满而温热灼人的《茅洞桥记》《茅洞桥夏日故事》《栗江谣》，将“栗江哺育的一个儿子”的感恩心声表达得淋漓尽致。建华兄诗歌创作在认同批评界“诗的专职在于抒情，抒情是诗歌区别于其他文体的主要方面”的同时，也广泛应用了现代诗歌不可或缺的“通感”等修辞手法，譬如：“而正值饥荒的上滩月份/本来就不多的余粮/让深夜的蟋蟀/听到了母亲为难地叹息”（《胡葱》）。又如：“有时半途遇雨/那就撑开油纸伞/共拥着一个温馨的天地/虽然默默而行/笑声却未曾湿过/沿着通往青桐坑的铁轨/想象两只蟋蟀/卖力地震动翅膀/常常被一声冰冷的喷嚏/惊醒伞外的岑寂”（《先生说》）。从写作内容上说，既有对“西门大官人”“蒸水之渣”及假冒伪劣茶商的揭批，也有对官僚不学无术的调侃，还有对湖泊生态恶化的忧患。“乡里人把疟疾叫做打摆子/邻村十七岁的遗腹子/熬不过连日的高烧/一头窜进屋后的水塘/像鱼一样浮起来的他/不知听没听到娘的哭喊/而熟谙那么多野菜的祖父/似乎从未分辨出青蒿素/就像中科院那些官员/假装不知道屠呦呦”。在这首名为《祖父》的诗中，诗人不露声色地调侃了我们的考评和奖励机制。

在著名作家、四川诗人蒋蓝看来，“甘建华的地理诗写作，具有两个意义的升拔：一是他强烈的写作在场感，由诗意的写作努力去抵达诗性的写作；二是由寻常意义的诗歌地域性，朝向诗歌的场域性而迈进。甘建华持之以恒，让我们感到了诗人在一个个点位上，洞悉人性与世界之后的心房漩涡。”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建华兄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大爱，在抒写对前贤先辈的礼敬时，自然而然地流露出痛惜之情，譬如《陪同日本学者访湘西草堂》之明末清初天地大儒王夫之，《先生问与

说》之世界华文诗坛泰斗洛夫。在《拜谒龚自珍纪念馆》一诗中，他对当下文士的软弱以及自己的渺小进行了深刻地反思：“东方但丁，以三百一十五块铜砖作镜/镶嵌进一座华美大厦，千门万户/向右侧倾的头颅，倔强的风骨凛然/不敢与之对视，仿佛能够洞见/世道人心，窥视现时文人的软弱//四厢花影，抖擞着启蒙者的光辉/自康梁至于哲人胡适、鲁迅/突围五四，风雷催动九州生气/渺小如后来者我，唯有衷心折服/再三稽首，顶礼头顶那束冷清的光”。不仅如此，他还敏锐地感受到了台湾诗人痖弦在祁连山深处浩门农场风雪之中，“一个国家的历史/和一个家族的重要心事”；感受到了旅法画家常玉的天真顽劣，“公子常玉，红楼梦中人的现代复制品/只能远观而不能褻玩，可谓之：莲！”可见建华兄并非天涯散淡逍遥客，血管里流淌的依然是栗江和湘水淘洗不去的文化基因，他完全可以像乡贤屈原、王夫之和洛夫那样，写出横卡在历史喉头的诗句。建华兄现时的年龄并不算大，正是孔子周游列国正欢之时，正是黄仁宇研究和写作《万历十五年》正酣之际。愿芙蓉国里的璀璨霞光，能再度绚烂建华兄的人文哲思；愿建华兄“老夫聊发少年狂”，写出更多荡气回肠的地理诗歌。

（本文载于昆仑文学公号 2020 年 6 月 16 日）



【散文】

两部手机

半张/温哥华（加华笔会新会员巡礼）



【作者简介】张康清，笔名半张，业余自由写作人士。生于上海，曾在亚、欧和北美多地上学、进修和工作。从千禧年起定居温哥华。最喜欢的格言：“作自由而无用的灵魂”。

使用两部手机的人如今是越来越多。从两部手机的不同用途，可以大概看出一个人待人处事的态度和温度。

有的人用一部手机处理工作，用另一部手机处理工作以外的事情。这样的人公私分明，不仅有自律，更是有效率。

也有的人用一部手机与父母家人联系，用另一部手机与其它朋友交流。这样的人对人际关系的优先秩序安排清晰，不失亲情，也不缺友情。

还有的人一部手机用作通讯、电话、电邮配微信，另一部手机用作为游戏、油管、电竞加抖音。这样的人不会失联，也不怕隔离。

更有的人，一部用安卓系统，一部用 iOS 系统，保证所有的 App 都能安装使用。或者还有的朋友出于其他缘由，不管是用两部甚至多部手机，只要用起来顺手方便就是了。

其实，我也有两部手机。一部手机的号码带有好几个“8”，其中缘由，是华人都懂。还有一部的号码特意选了“2010”结尾，那年温哥华成功地举办了冬季奥运会，加拿大男子冰球队击败美国队荣获奥运金牌，这事加拿大人都知道。

除了选号有不同含义之外，我的两部手机，一部是中国的著名品牌华为 P 系列的手机，另一部则是加拿大曾经的大牌黑莓 Passport 手机。

华为 P 系列手机主打拍照功能，正合我意。我喜欢街拍，但又嫌传统相机太重太麻烦。于是乎，每当天气晴好时，便骑车出行，健身娱乐两不误。骑到哪，拍到哪，不管是人，景，还是物，拍到自己喜欢的就满是欣喜，抓到难得的瞬间就难抑兴奋。

而拥有当时美国总统奥巴马为“白宫代言人”的黑莓手机，因为搭载实体全键盘和凭借独特的安全操作系统而在商务机市场成名，也成了加拿大曾经的骄傲。我至今仍然保留使用的是一款黑莓 Passport。喜欢出门看天下的我，就是对它和旅行护照一样的形状和尺寸，而情有独钟。

在新冠疫情来临之前还允许国际旅行的年代，每年都要在太平洋上空飞几个来回出差公干。每次都是带着华为和黑莓同行。到了中国，就在黑莓手机里装上中国的 SIM 电信卡，为的是合规和安全。回到加拿大，又会在华为手机上插上加拿大的 SIM 电信卡，图它个方便和拍照功能。

如此华为和黑莓并用，看似偶然，但也是出于自然。装有中国 SIM 卡的黑莓手机，和内置加拿大 SIM 卡的华为手机，使我在故乡与他乡之间，始终保持着不断联系的频率，在故乡和他乡逆转时，维系着自然而然的平衡。

记得有一年去北京一著名高校开会，加中双方的专家学者同堂讨论人才跨国流动的专题。我作为加方主办单位的代表在会上提出：加中两国的人才流动，应该避免人才争夺的零和游戏，而探寻一个人才共享的双赢方案。但是，我方的一位官员对此却很不以为然，并用对国家忠诚度的问题来挑战人才共享的建议。当时我就掏出黑莓和华为两部手机，回应道，装了中国 SIM 卡的黑莓和装了加拿大 SIM 卡的华为，是否应该算是一种共赢？那位拿着苹果手机的加方官员，当时就无话可说了。

如今，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的这两款手机都已经从加拿大市场隐退，不知再过几年它们能否成为古董？不管怎样，这两部手机跟随我走南闯北的经历，始终是一个难得的回味。

我不知道北京冬奥明星谷爱凌是否使用两部或多部手机，但是对她的中美身份有疑问甚至是质疑的朋友，是否也应该再想一想，个人选择的偶然和自然？

我也不知道自己下一部手机会是如何选择，但可以肯定的是，使用两部手机的人，肯定是懂得兼容并蓄，而不是认定非此既彼的人。

中年随想

张国瑞/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我到医院看一位手术后的同学，进病房门一眼就看见他躺在窗前那张正对着门的病床上，上下几只管子插在他的身上。他下意识地转头转向门，看见我来了立即弯起扎着液针的手指向我示意。我三步并两步走到他床前，握住他的手问：“感觉怎么样？”他把氧气罩向上移到露出嘴来，让我坐下。我边按摩他的腿边跟他聊，他说：“没大事，就是半百人了一天不如一天。年轻的时候手术完我早就出院了，现在不行，一点力气都没有，心里觉得有劲儿，你看胳膊就是抬不起来。”我还记得上大学时，他打球右臂骨折，打着石膏还玩篮球的情景，今非昔比啊。今天近距离看着他的面容，我突然觉得好像看到自己的脸，眼袋低垂隆起，沟壑般鱼尾纹从眼角散开，人到中年了。

我们正处在五十多岁的中年阶段，人生命长度的中间点。中年之前我们低着头脚掌用力拉车，走的是上坡路，总是嫌走得慢。中年之后昂着头用后脚跟啃着地抵着车，走的是下坡路，总是嫌车走得快。当然年岁的车轮是上帝推动的，我们人怎能左右呢！轰动八十年代的电影《人到中年》讲述了困难年代的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事业正在成败的节点上的一些困惑苦楚。那年我大学刚毕业分配到大学当助教，二十岁出头，赶时髦看了这个影片，影片中的情节在我心里没激起一点共鸣。电影里的情景倒很像我们身边的中年教师生活，但是我没有看出中年教师的伤感，他们上养老下养小忙的马不停蹄，但不觉得他们有多难。现在想起来他们都是人，都会有同样的身体感受，他们累且无奈，不说罢了。人到中年身体的感觉是一样的，但心里的感觉却因环境条件纷呈，走顺了扬眉吐气，走不顺愁眉苦脸。那时刚开放，人生选择的路阡陌迤迤，更让人不知所措。他们不像我们年轻有乱闯的资本，背着沉重的负担，只能寻找最安全的路径走。

我同学是从体力变化上感觉的中年，这种感觉我深有体会。算命的常言三十三大转弯，当年七十岁古来稀六十岁为大寿，三十三既中年，是说人在这个岁数命运会发生巨变。当然，此时你掏出一沓子钱给算命先生，命运立即好转，如果掏钱少你的命运可想而知。且不管算命就命运说得对否，三十多岁知道累了，我领教过。三十三、四岁前我像上了发条的弹簧，一转十几个小时不闲着，只有吃饭时坐会儿沙发。到了三十四五岁以后，我进家门就想躺沙发，腰腿感觉累了。四十岁以后真

是感觉体力一年不如一年，从上楼梯的感觉就能算出每年体力退步多少，男人的雄壮像把尺子，度量着精力衰退的进程。

好在岁月无情，故乡有情人情更浓。我经常会到我小时生活的地方转一圈，虽然那地方拆掉排子房建起了高楼，面目全非。我每次到那都是将车停在院外，步行入院，我眼前似乎还是儿时的街道、建筑、路边的杆杆木木，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涂抹我心中的年轮。我一碗豆腐脑两个麻酱火烧的早餐，多年不改，日复一日感觉和昨天总是一样。我见着老同学看谁似乎都是同桌时代的你，鬓额银发透出的依然是学生的神情。

正值中年，我背井离乡移民踏上加拿大的土地，来到温哥华。葱茏的山岭，湛蓝的海水，皑皑的雪山，一下子舒展了我的眉纹。来到异国的冲动激发了体内的荷尔蒙、膝盖里的润滑剂，中年的感觉泼洒入无声的烟雨。在温哥华温润的雨林气候里生活了三四年后，蓝天大海，金发碧眼，白黄黑皮肤人等，渐渐地在我心里激不起一丝涟漪了。家乡的山水，黄皮肤黑发黑眼睛的童叟，不时在眼底演绎过去的故事。奇怪的是故事越向遥远的儿时演绎图像越清晰，越往现在想图像越模糊，而昨天的情景似乎不在故事里，就连昨天吃的什么饭都想不起来。可能上帝设计的人类大脑记忆程序是渐衰式的。

特别是吃的，刚来温哥华的时候，我总感觉麦当劳的薯条比国内的香味正，跑到旋转餐厅、四季酒店吃西餐，特别爱吃的是羊肉饭，感觉简单清爽。我们那时自己还在家学着做西餐，朋友们互相交流西餐的做法。家乡吃半辈子的馒头到这我不会做了，折腾了好几年总算把面发起来了，蒸出了不瘪的馒头。随着时间的滴逝，不知不觉地看到西餐厅都没有餐厅的感觉了，皇帝蟹大龙虾在邮轮上免费都不去吃。我到处寻找地道各种风味的中餐厅，烤鸭、水煮鱼、烟笋腊肉、小肥羊。有一次还真找到了大锅贴饼子炖菜，一下唤醒了我儿时的味觉记忆。有一次在一家餐厅搞活动，我没吃免费提供的饭，准备东西要离开，一位熟悉的长者说：“张老师不吃饭了，有事？”我说：“跟您说实话，我从进着餐厅就反胃，这不中不洋的饭，炒的青菜都吃不下去。”他说：“你这岁数的吃不惯，其实我更不爱吃，真不如回家下碗面。”小孩子来到加拿大几乎被洋化了，我的小儿子四岁来到加拿大快九年了，他除了北京炸酱面中餐几乎不吃，倒学会了自己亲手做西餐。人有乡音，看来也有乡味（胃）。中年人来到加拿大，半吊子英语永远参杂着母语，可是骄傲的乡胃一点也容不下西餐。我想在中国长期工作的老外，也一定说着半吊子的国语吃着汉堡包呢。

其实我的感觉变化不仅仅在吃的方面，现在做梦很多内容都是回到从前，回到年轻时成长的地方。记得二十多年前一位中年朋友跟我说过一句话：“你问我昨天的事忘啦，就是问我中午吃的什么我都想不起来，你要问我小学老师叫什么我立刻告诉你。”我不理解记忆的神经是时间倒置的，时间越近的记忆反倒不如遥远的。要是有人设计一个记忆时钟，以四十五岁为中间点，此点前记忆的清晰度随时间越远记忆越清晰，越近越模糊，此钟一定热销。

有一次我开车带一个老朋友，去参观另一位朋友花四百多万加元新买的投资房。朋友说：“五六年前我鼓动你咱们一起投资炒房，你不投，要买下咱们要去的房子那时才一百多万，现在得赚一个跟头还转半圈。”我移民加拿大正直五十岁，知天命之年，不想压缩生活费投资了，更不想负债投资了。想起二十几年前我连年贷款买了三套房子，我父亲从我哥那听说后急得夜里做梦，梦见我还不起债跑了。我跟他他说：“没事，您放心，大不了还不上贷款再把房子卖了，还能赚钱。”接着我几年又买几套房，那时的胆量真是无所畏惧。到了朋友家，二英亩大地七千多尺房，比我年轻一些也是中年人的房主聊天说“唉，房子买了，每月要供一万多的房贷还不知道怎么办呢，你看我来这么多年，鞋都是穿坏一双买一双，没钱！”国人从不把资产当钱，一说就是，“我就缺钱”，认为股票

是股票，房子是房子，钱是钱两码事。这就是现在中年人的危机，中等收入危机，年轻的月光族哪儿操这份心呢。

回来的路上朋友说：“哥们，温哥华我见到不少投资移民，像你活得这么轻松潇洒，在这一待八年的我还没碰到第二个。”移民后我为了享受家庭生活，转出了我在国内的公司，想在温哥华找个买卖做。我找生意的过程中碰到几位华人小老板。有一位大理石加工厂的老板姓陶，比我小两岁，看他那磨吡得发白的工装，粗壮的手指已经告诉我老板就是打工的。我问他：“你是学什么专业干起这个买卖了？”“学火箭燃烧的，开始老婆带着孩子在这，我来回跑。这岁数来到这，学上不了英语学不进去，加拿大也没火箭，跟一朋友合伙干这个。我也不想干了，哥们，大理石太沉搬不动了。”他抽着烟说。他经历的是中年洋危机，在国内造火箭那有这份急着。这位朋友都不敢跟父母说他在加拿大干这个活。

陶老板又跟我说了他朋友的故事：“我好在混个家庭团圆，我一个朋友在国内就认识，也移民在这。十年前技术移民落地到多伦多，老婆带着上中学的女儿上学，他回去工作。不到三年又生了一个闺女，他只好不走了，嫌多伦多冷搬到温哥华。他需要挣钱，边学英语边打零工，报纸招工广告上的活都干遍了，就是找不到挣钱多点的专业工作。他跑到卡尔加里、埃德蒙顿找工作，都没戏。老婆到找到一份好工作，他的脸没地搁了，两口子矛盾逐渐升级，他只好回国了。他的“移民监”没做满就放弃了移民身份，最后离婚了。”他的经历是中年婚姻洋危机。来加拿大九年，我看到听到同龄人类似的故事也能写出《家》《春》《秋》了。

记得三十年前我听介绍美国时一句经典，美国是儿童的天堂，年青人的竞技场，老年人的坟墓。我今天想起此言来肃然起敬（惊），人到中年哪到哪呀，竞技场太可怕了，地球啊你慢些转，因为我不知道坟墓里有酒喝吗？

2018年10月于温哥华

儿子终于敲开了大学的门

竹笛/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2021 年对儿子和我们全家来说，是意义非凡的一年。12 月初，儿子拿到了东部大学的第一个 early offer，一周后，他又拿到了另几所大学带奖学金的 Honours Bachelor 的 early offer，我们全家都很高兴，一块巨石终于落地，再也不用担心他上不了什么大学了。提到“担心”两字，那一定是有根有据，绝不是空穴来风。

儿子六岁前是在国内，由我表姐带大。上小学时，我才把他接回加拿大，因语言不通而变得孤单内向。我把他送到离家远的小学，那里华人孩子相对较多，目的就是让他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一天中午我跑去学校看他，操场上所有的小朋友都是三三两两的结伴而玩，只有儿子一个人孤零零地蹲在操场的角落里，两手插在泥巴里，满脸脏兮兮的，像在泥潭里打过滚的牧童。我问他，你为什么不去找小朋友玩呢？他说：“没有人愿意和我玩。”我那时体会到什么是心如刀割。为了让儿子有朋友，我主动去和孩子妈妈们搭讪来往，很快儿子有了玩伴。

一天，我收到学校的信，说儿子的听力有问题，建议我们去看医生。我急得马上就预约专科医生，结果医生说他的听力正常没有任何问题。后来我才恍然大悟是他水土不服，老师在课堂上讲什么他毫无反应而被老师当成了“贝多芬”。他不是听不见而是听不懂，这简直就是躺着中枪，无辜又无助，语言不通没法讲理去，只能装聋作哑呀。

两年后，我把他转回家附近的小学。有一次放学回家路上，他说学校考试了，我问怎么样，他说挺好啊，有一道题都做了。我问，一共几道题，他说七道。气得我立刻带他返回学校找老师了解情况，查看一下试卷，就这仅作的一题也不全对呀。他的心态如此之好，不知谁给他的勇气，谜之自信。我的拳头高高举起又轻轻的放下，哎……

学习是他的天敌，恐龙却成为他爱好的专一。家里的玩具和 Lego 都与恐龙有关，各式恐龙书、恐龙百科全书他都看，三年级的他可以叫出上百种恐龙的名字而成为全校名副其实的恐龙专家。我偶然撞见他心不在焉地坐在教室里，所有小朋友都在听老师讲课，只有他头歪向一侧，直勾勾盯着书架上的恐龙书，哎，我的那颗叮叮当当的心啊。有时候我真怀疑他是不是从白垩纪穿越过来的恐

龙。我也曾问过他全天下父母都爱问的问题：“你长大做什么呀？”“Dinosaur Scientist”，他的回答坚定而执着，我的提问幼稚而迷茫。

后来我们搬到山上，儿子也再一次转小学。在这里总算稳定下来，儿子的心情也逐渐开朗起来，积极参加各项文体活动。在五年级游泳过了 10 级，滑冰 8 级都达到本省要求的最高级。儿子进入初中，他的钢琴也顺利通过 RCM10 级。高中阶段，他成为校乐队的活跃分子。他和大多数高中生一样酷爱游戏，喜欢编点小程序，他因此和几个朋友创建了学校 Game Design Club。可是他的成绩一直都是中等，所谓中等，就是多数是 B，少数是 A。但是在加拿大上大学，特别是好大学的热门专业，平均成绩都在 90 多分，这对儿子来讲是极具挑战的。2021 年初，11 年级下学期，儿子突然懂事了，知道努力学习了。成绩迅速逆转，大多数是 A，个别是 B。暑假儿子打工，挣了 2000 多刀，请我们全家吃了一顿。2021 年 9 月，进入 12 年级，他的成绩就无可挑剔的都是 A 了。

即使是这样，我对他依然缺乏信心。每每有朋友问，你儿子想申请哪个大学时，我的回答都是去个 college 就行，确实我对他要求不高。儿子向来话不多，惜字如金，但心里是有数的，他偷偷对妹妹说去个像 SFU 那样的大学是不成问题的。自从近来他拿到几个 early offer 后，我才知道自己是过于焦虑而误判他的努力和能力了。望着门缝里他 1 米 85 高大的背影，相信接下来，他还会拿到其他大学的 offer。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希望孩子上所好大学、博一个好未来，是每一个家长的心愿，我也不例外。2022 年，我的心愿就是祝儿子心想事成，去一所理想的大学。

十几年前 H1N1 流行时我曾是密接者

亮灯/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历史不会重演，但总会有惊人的相似，如今搅乱整个世界新冠病毒疫情，是人类历史上大规模流行病之一。在过去的 150 年内，世界范围内共发生过 6 次流感大流行，其中以 1918 年的西班牙流感最为严重，造成了全球数千万人死亡。最近的一次我们也赶上了，是十几年前 H1N1 禽流感大流行，从 2009 年春季至 2010 年 8 月间，全球有数十万人死亡。此文记录的是 2009 年 12 月初禽流感期间本人经历的一件小事。

那时我刚来加拿大两年多，到纸制品公司上班不久。当时听说美国墨西哥等地发生了 H1N1 疫情，情况虽然很严重，但离我们的生活貌似很远。正值冬天，公司里有好几个人得了感冒，其中一个爱尔兰籍工友在发烧的情况下，还在坚持上班，他觉得自己年轻身体好，不耽误干活。

这个爱尔兰人 30 岁左右，身材高大，相貌堂堂，长得有点像比尔盖茨的年轻版，他一个人在温哥华市中心租房住。之前他是在美国工作，因为他姐夫和我们公司老板是朋友，老板许愿要培养他一年后当主管，所以他就辞掉了美国的工作，转来这个上市公司发展。这个看上去很成熟的爱尔兰人其实简单率真又实在，在工作间隙聊天时，不问自答地把这些私密事和盘托出，告诉我这个刚来不久的新人。

在一个周五下晚班时，另一位新入职不久的西班牙小伙热情邀我和爱尔兰一起搭他的车，顺路把我们送到天车站，这样他开车回家的路上就不会寂寞了，我们也节省了等公交车的时间。西班牙小伙刚来公司不到一个月，负责开叉车收发货，他 20 多岁年轻有活力，干活麻利从不偷懒，哼着歌就把活儿干完了，闲下来就打开收音机听音乐，有冰球赛的时候，我们边开机器干活，边跟着他一起听现场直播。

从公司到天车站，开车有十几分钟的路程，爱尔兰坐在副驾驶位上，一路上和西班牙有说有笑，聊得热闹，看不出他正在感冒发烧。我坐在后排座上，努力分辨他们讲的单词，抓紧时间练英语听力，因为他们说的都是与公司工作相关的事，我能听懂大概意思，这对增加我学英语的信心很有帮助。当时如果是不相干的陌生人在聊天，我则一句也听不懂。

周末过后，爱尔兰因病请假没来上班，直到第二个星期仍不见爱尔兰的踪影，上晚班没几个工人，大家互相打听才知道，他因感冒严重住进了医院。我们当时还奇怪，这么久还不好的感冒，该不会是得了 H1N1 吧？因为当时还从没听说谁得了 H1N1，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问题就严重了，我和感冒后的爱尔兰在同一车间工作好几天，还曾同乘一辆车有过近距离接触。那我岂不是也处于被传染的危险之中了？我去问那个“西班牙斗牛士”：“你没事吧？爱尔兰最后可是坐在你身边一路和你讲话的呀。”西班牙反过来问我：“你感冒了吗？”我伸出麻杆细的胳膊做肌肉展示状，说：“我壮着呢，没事。”他接话说：“我也强壮着呢。”是呀，两周都过去了，如果被病毒感染早该发病了，现在我们没事，说明真的很强壮。

当时加拿大 H1N1 疫情传播面远没有现在广泛，也没有隔离政策，我们该干嘛干嘛。又过了一星期，爱尔兰在病假三周后，就回来上班了。经他本人确定，他果真是得了 H1N1。他说他长这么大从来都没生过病，这次病得可不轻，整整三周都是在医院里过的，其中有两个星期的时间躺床上根本起不来，还上了氧气面罩，差点就挂了。也许是因为原来身体素质好救了他一命，我们听后也有些后怕，庆幸成为病毒“密接者”还能全身而退，完好无损。

后来听到 CBC 新闻报道说，医院里流感病人有增加的趋势，政府才开始重视（只是当成普通流感重视），号召大家注射免费的流感疫苗，到家庭医生那里就可以施打。但当时人们都没尝过疫情大流行的厉害，甚至都不知道戴口罩可以预防病毒感染，车间几个工友都担心打了疫苗有发烧胳膊痛的副作用，不想去打疫苗。我听说新移民刚换到新环境身体会有免疫力，我也的确两年多从来没感冒过，而之前在国内时每年冬天我都会感冒，所以犹豫过后也没去打流感疫苗。现在看来，当时真是无知无畏。

后来爱尔兰不干了，工作还没到一年，还没等到提拔当主管，听说是被公司辞退的。其实我们见他平时工作挺认真卖力的，但和许多西人一样，工作在他的生活中肯定不是第一位的，赚钱只是为了能更好地享乐生活。他经常在周一请假，尤其是发薪日之后，因为每周末他都有派对，和朋友一起喝酒聚会。请假的次数多了，就得编理由，不是说自己病了，就是他妈生病住院了，过后上班跟我们实话实说，是因为头天喝嗨了，第二天头昏脑胀起不来。但时间长总会露馅，最后公司以耽误生产的名义把他给开了，毕竟一人一台机器，他不来就不出活儿，老板赚钱少，公司就吃亏。后来车间里的西人也渐渐都被拿工作更当回事的亚裔工人取代了。

厦门有味：鲁迅先生的厦门味道

李先平/厦门（加华笔会会员）



（上）

鲁迅先生为何到厦门来？在《集外集·自传》里说得简洁明了：“段祺瑞将我撤职，并且还要逮捕我。我只好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做教授；约有半年，和校长以及别的几个教授冲突了，便到广州……”对于呆在厦门短暂又匆匆的 134 天时光，擅长时常解剖别人的鲁迅先生，也时常将解剖刀伸向自己，无情地解剖。他原本以为“北京为污浊，乃至厦门，现在想来，可谓妄想，大沟不干净，小沟就干净吗？”

来厦门之前，鲁迅先生对闽客闽菜的印象似乎就不佳。凡事都有例外，许广平（景宋夫人）就是闽人。1912 年，一群闽客成了“北漂”周树人的邻居。虽说贵为教育部佥事，仍然买不起房，他只能租住在北京菜市口大街旁边的绍兴会馆。在日记里，他多次提到一件令他闹心异常的事：住隔壁的闽客一到半夜，就用闽南话唠嗑，大声喧哗（如今在厦坐地铁和公交也会遇到高谈阔论之辈，公交车上尤盛）。1912 年 8 月 12 日，“半夜后邻客以闽音高谈，狺狺如犬相啮，不得安睡。”9 月 20 日：“夜雨不已，邻室又来闽客，至夜半犹大噪如野犬，出而叱之，少戢。”10 月 7 日，已经被整得彻底没脾气的周树人，面对邻居天然噪音，在日记中无可奈何地写下“晚邻闽又噪”。

由人及物，由于对闽音不甚感冒，因此对闽菜甚不感冒，“肴皆闽式，不甚适口，有所谓红糟者亦不美也。”红糟是闽菜中非常特别的一种调味料。可以说是闽菜的扛鼎之味。要鉴别一家馆子做的闽菜地不地道，只需尝尝他家用红糟做的菜肴即可。闽人好用红糟调味同川人用豆瓣酱有异曲同工之妙。

“刀子嘴豆腐心”的鲁迅先生对闽式饮食的不喜欢，或许只是一个表象。归根结底，其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才是精神内里。兄弟失和绝对算得上是人间悲剧。而鲁迅先生就经历过这刻骨铭心之痛。1923 年 5 月 10 日，鲁迅先生在日记中记载，“晚与二弟小治肴酒共饮三弟，并邀伏园。”这一天不年不节，只是北京八道湾周宅中一顿普通的晚饭，唯一的客人是与周氏兄弟都十分熟悉的孙伏园，

唯一的由头是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周家老三周建人到北京探亲后，将返上海，鲁迅先生设宴为其饯行。如果说有特殊之处的话，那就是，这顿小型家宴是周氏三弟兄“最后的晚餐”。确切地讲，是鲁迅与周作人反目之前，三兄弟最后一次在周宅吃团圆饭。

周树人与周作人兄弟失和后，鲁迅在精神上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他在“被八道湾赶出后”（鲁迅语），即大病一场，前后达一个半月之久。鲁迅先生在《别诸弟》跋中说：“登楼陨涕，英雄未必忘家；执手销魂，兄弟竟居异地。”就这样，周氏兄弟的八道湾失和永远成了现代文学三十年中难以释怀的一处暗伤，提示着文学之外的另一种悲怆。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旗幡式人物的周氏兄弟彻底撕破了脸皮，各自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从同一个血脉原点出发的两条线，北辙南辕，再也没能回到相同的终点。这或许是鲁迅先生的宿命：同路者众多，同行者甚少。更何况做为兄弟的周作人与之背道而驰。

在政局与世俗的双重夹击中，鲁迅先生于1926年9月4日来到厦门大学当教授，想透透气。在9月7日给许寿裳的信中，鲁迅先生写到：“四日下午到厦门，即迁入校中……此地风景极佳，但食物极劣，语言一字不懂，学生止四百人，寄宿舍中有京调及胡琴声，令人聆之气闷。”平心而论，鲁迅先生并不是一个对食物挑剔的人。鲁迅先生曾对孔子的“斋必变食，居必迁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颇不以为然。曾吐槽“割不正不食”这是孔老先生的古板规矩，但“食不厌精”的条令却有些稀奇。只是环境和地域差异肯定会影响他对食物的评价。1926年10月3日鲁迅先生写给章廷谦时吐槽到：“饭菜可真有点难吃，厦门人似乎不大能做菜也。饭中有沙，其色白，视之莫辨，必吃而后知之。我们近来以十元包饭，加工钱一元，于是而饭中之沙免矣，然而菜则依然难吃，吃它半年，庶几能惯软。”

此言一语成谶。鲁迅先生呆在厦门前后不到半年时间，原本想在厦门大学呆两年，好好透透气，写写文章，哪知道“此地很无聊，肚子不饿而头痛”（鲁迅致翟永坤信），加上周围象死海一样，偏偏他又不习惯“唯校长的喜怒是伺”，也不愿屈膝于银子面前。饭菜里都容不得沙子，眼睛里更容不得沙子。鲁迅先生终于不堪打击与排挤，于1927年1月16日乘“苏州轮”离开厦门，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

（未完待续）

春天的一声惊雷

艾伦/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俄乌终于开战了，这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当普京悠闲地坐在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上，当普京正经地在他的办公室对乌克兰总统喊话时，所有人都认为这只是一个政治博弈，是一个外交手段，战争应该离我们很远。

可是，俄罗斯却表现出了一贯的铁手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重创乌克兰，甚至没有一句冠冕堂皇的理由。要知道当今世界，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动战争的多半是美国，而后带动英法澳日德等多国部队，以正义的名义、以核武的名义、甚至以一袋洗衣粉的名义，对多个国家进行狂轰滥炸。完事后留下各个主权国家在风雨中飘摇，人民在水深火热中煎熬，只有俯首称臣的傀儡政府继续得到美英等国的扶持。

当大家习惯了美国挥舞大棒的时候，就觉得美国是世界的公正裁判。只有它才是世界的阳光和主宰，照到哪里，那里就亮、那里才有民主、那里才有活下去的希望。有时，我们不否认它确实有先进、开明的一面；但有时，他们的人民也觉得很多战争毫无意义，比如克林顿为了转移大家对“拉链门”事件的视线，发动了美伊战争。有时，大家觉得它确实是正义的化身，没有它这个世界是否就秩序大乱了？但有时，大家对它的种族歧视、拖欠联合国巨额会费、对他国指手画脚的做法也觉得不可思议。

可现在俄罗斯却出手了，这是不能容忍的，尤其所谓的西方阵营。怎么办呢？打？不可以！如果直接像对付其他国家一样去打，显而易见没有那么容易。一是俄罗斯有充足的出兵理由，自 2015 年《明斯克协议》签订后，俄乌双方出现了和平相处的时期。可是现在乌克兰却一直在违反这一协议，而且还不断叫嚣加入北约或者欧盟，这令俄罗斯很不爽。一是它不能容忍北约或欧盟东扩，就如不能容忍自家门口被支起大炮，天天遭受炮口的威胁。二是俄罗斯可不是软柿子，随便捏捏，或者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如果惹怒了它，不管哪个国家，它都会不顾一切地回击，古人云“横的怕不要命的”。三是，如果西方联合出手，就等于打群架，无疑会让世界上的国家选边站，一定会造成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那样，对谁有好处呢？都会或多或少地遭受损失，没有哪个国家会全身而退，甚至会动摇美国的霸主地位。

所以，现在西方各国只能搞些经济制裁或援助乌方军火等，来支持乌克兰。但这终究不是长远之计，最根本的还是要让俄乌双方冷静下来，坐回谈判桌，达成共识，停止战争。

枪一响，没有赢家，苦了的是人民和士兵。看着那些遭受战争磨难的孩子，看着那些牺牲的士兵，看着那些民不聊生的、被炮火轰击的破败的城市，看着那些躲到防空洞、暗无天日的难民，实在令人心痛。人类不是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现代文明了吗？人类不是已经发展到科技辉煌、上天入地了吗？怎么还会有杀戮？

无论什么原因，我想：还给孩子们一个纯净的天空，还给人民一个和平的年代，还给大地一个明媚的春天，是各国首脑应该考虑的唯一问题。任何借口都不能成为战争的理由，保证人民生命安全才是第一位的，也是评判和平的唯一标准。

【小说】

小婉（连载之九）

艾伦/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九）

周六的早晨很是安逸，小婉也不知道为什么使用了这个词，不过就觉得周六似乎人们都起得很晚，街上也听不到汽车往来的声音。她已经醒了一阵子了，懒得起来，看着窗外明媚的阳光，心里格外的舒畅。树儿就那么静静地站着，任阳光抚摸，偶尔有小鸟在枝头跳跃，仿佛告诉世界它们很享受生活。她看了一下表，已经快十点了，得赶快起来，昨天大卫告诉她 10:30 在楼下见面，然后载她直接去渔人码头的海鲜比萨店吃午餐。

对着镜子里的脸，小婉一愣，这两天脸有些清瘦了，竟然出现了漂亮的下巴颏。每个女人对自己的身材都要求挺高，总觉得有不如意的地方，小婉也不例外。经常有人夸她漂亮，奶奶也经常说，“婉儿是我们家的大美女，将来一定找个好女婿。”小婉就羞红了脸。她唯一觉得遗憾的是，脸本来轮廓像瓜子脸，可就是没有下巴。今天的发现，让她明白“女人没有最瘦、只有更瘦”，还有一位活跃的艾先生曾说过“女人的一生就是和体重较劲的一生”，看来还真是贴切。

大卫一身体闲的打扮，牛仔裤、棕色翻皮夹克、宽边大墨镜、西部牛仔帽，脖子上还压了一条黑灰相间的围巾，围巾的主要部分被藏在了衣服里面，只留下外面一小截作为装饰，脚上是时尚的运动鞋。当小婉下到停车场时，大卫正倚着车身，双手插在口袋里，吹着口哨，旋律是美国的著名民谣歌手 Ewan MacColl 的《The First Time Ever I Saw Your Face》。看见小婉下来了，大卫很绅士地拉开车门，作了个“请”的姿势，上身前倾，头转向小婉的方向，脸上的微笑恰到好处。

小婉有些羞涩地笑了笑，很优雅地上了车。“早啊！”“早！”“你不做模特可惜了！”小婉看着大卫笑了笑说道。“是吗？我本来就是模特队的。”“噢？是吗？”“是啊，我在高中时，经常参加一些走台活动，还给我们城市的几个品牌拍过广告呢。”“怪不得呢，你确实有范儿！”“是吗？我看你今天也是。”大卫说着，朝小婉浑身上下又打量了一番。不得不说，小婉很有气质，今天的打扮也很符合她的美。白色压着点暗花带帽檐的绒线帽子遮不住一头如瀑布般倾泻而下的秀发，细长的脖颈上挂着一条时尚的丝巾，米色的风衣，风衣下面是一袭暗蓝色碎花长裙，脚上是一双包着脚踝的平底黑色靴子，裙子和靴子之间的空白处，是她那白皙的小腿。小婉被大卫看得有些不好意思，转移话题道，“你刚刚吹的曲子很有年代感啊。”“曲老情不老啊！”大卫意味深长地说道。“嗯嗯，经典永流传。今天路上的车很少啊，周末就是清闲。”小婉没有顺着大卫的话说下去。

餐厅刚刚开门迎客，门外已排起了长队。“这么好的生意，为什么不开个大点的店或多开几个地方呢？”小婉的脑海里就浮现出了上次爸妈在温哥华看饭店排队时说的话。当时，她也不太明白，按说生意好了就扩张吗，为什么非要数年如一日，不变化呢？尤其在 Downtown 有一家吃 Cheese Dog 的小店，每天从早到晚排队，从来就没断过，有时在人行道上延伸很远，简直是一道风景线。好几年过去了，小店依旧，风景依然。

“我是大卫，预定的 11:00，两个人。”服务员按照大卫说的，在预定单上查了一下，而后微笑着把他们引到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下。俩人看了菜单，点了各自喜欢的海鲜比萨，然后大卫要了一杯加冰的可乐，小婉要了一杯果汁，服务员应声去了。这个店面本来就不是很大，现在按照防疫管控要求，只能坐平时人员的一半，显得很空荡。但是坐在里面很舒服、也很干净，而且靠窗的位置，还可以看到渔人码头泊着的渔船和游艇，同岸边的房屋、木栈道相互映衬，好一幅水墨画。

俩人边看边吃边聊，大卫还不时讲点走模特时的趣事。有一次在 T 台上，有位女模特往回走，他往前走。女模特不知怎么绊了一下，一个趔趄向他摔过来，他立马把她抱住，情急之下，做了个纽约时代广场“胜利之吻”的造型，女模特反应也很快，很配合地表演了一番。她站起来后还拉着裙摆，双脚做出舞蹈后的姿势，上身微微前倾，向着观众浅浅施了一礼。现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还以为这是特意安排的桥段呢。“所以你吻了她？”小婉问出这句话后，突然觉得自己太唐突了，而且与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什么？”大卫也是一愣。“没什么。”小婉的脸已经红到了脖子。“没有，只是做个样子，电影拍摄上有个学名叫‘借位’。”“我是开玩笑的。”小婉看着大卫认真解释的样子，“噗嗤”一下笑了，自己也放松了下来。

俩人各自结了帐，抓紧离开，好给后面的客人腾出地方。实际上很多人是买了回去吃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喜欢在店里吃，一则刚出炉的味道鲜美，二则就是喜欢店里的氛围。大卫本来说要请客的，但小婉执意要付款。她已经习惯了国外的 AA 制，觉得挺好，互不相欠，心里没负担。

外面的天空瓦蓝瓦蓝的，木栈道上三三两两地走着游人，旁边的屋檐下桌子边上坐着喝咖啡、喝啤酒的人。大卫和小婉悠闲地向前溜达着，地上不时有海鸥飞起又飞落。小婉拿出手机拍了几张美景，而后镜头翻转对着自己，调整角度要照像。“我给你照吧。”大卫说着就把手机自小婉手里拿过去了。“站好，头发稍微拢一下，有点挡眼睛。”大卫指挥着，小婉很自然地摆了两个姿势。“太美了！”大卫不由自主地赞叹道。“谢谢！”小婉也熟悉了西方人当面赞美人，而被赞美者大方回应的场景。“等把照片发我一下吧。”“为什么？”小婉不明白。“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大卫居然学会了不少中国的俗语呢。“等回到宿舍吧。”“为什么？”轮到大卫纳闷了。“秘密！”小婉笑着说，脑海里浮现出一个记者采访一位西人女子的画面，“‘请问你觉得你们和中国女孩子最大的区别是什

么？‘我们拍照不修图，她们修图’”。 “哈哈！”小婉自顾笑出了声。“笑什么呢？”大卫越发摸不着头脑。“没什么。”小婉觉得有点失态，不好意思地冲大卫笑了笑，继续往前走。

“小婉，我喜欢你，做我女朋友吧。”大卫转到小婉的前面，双手揽住她，看着她的眼睛，很认真的样子。“不可以！”小婉大声说道，而后挣脱了大卫的怀抱。她的声音让俩人都吃了一惊，他没想到她会那么激烈，她也没想到自己会如此决绝。“对不起，怎么了？吓着你了吗？”大卫有些手足无措。“没事，只是我、我有男朋友了。”小婉小声说了一句，向着水边的木围栏走过去，把手扶在栏杆上，眼睛向着远方望去。空中的海鸥来回盘旋，似乎在表演着俯冲和腾飞，水面上帆影点点，还有人在玩滑板。但这些并没有纳入小婉的视线，她的目光直视远方，似乎要穿透海天一色的边际，到达遥远的故土岸边。

“你有男朋友了？他在哪里？”大卫跟了过来，和她并肩站在一起，顺着她的目光也向远处望去。“他在哪里？是啊，他在哪里？”小婉也有此疑问。她极力地想着他的模样，似乎熟悉地就在眼前，可模糊地恍若天边……

自从郑刚被 Eason 误认为是小婉的男朋友后，他觉得别扭极了。Eason 和几个小哥们也不怎么搭理他了，他只有更加勤奋地泡在图书馆。“吆，一个人哪？我可以坐这里吗？”一声虽小但是清脆的声音，让郑刚浑身一震。不用看，就知道是小婉，他往桌子边上挪了挪。“这么刻苦啊？女朋友来了也不看一眼。”小婉故意打趣。“你、你别开玩笑。‘朋友妻……’” “郑刚你说什么？‘朋友妻不可欺’是吧？谁是‘朋友妻’？” “我、我……” “你什么你？没看出来你还满脑子腐朽思想，再者说了，我不喜欢 Eason，上次已经了断了，你也在场。怎么还提这事？” “我、我不是那意思。”郑刚极力地辩解。“行了，不说了。以后我也不给你开玩笑。” “我、我，那好吧。”郑刚讷讷地不再说话，开始看书。他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在小婉面前总是说话不利索，显得嘴特别笨，可他明明在英语演讲和辩论比赛中，总能夸夸其谈，还捧取了很多奖杯。

后来，俩人再见面时，只是互相问候一下，或点头示意。如果没有后来一天发生的事，或许他们就这么平平淡淡地度过大学生活，各奔东西，成为彼此偶尔想起甚至想不起的回忆了。

那一天，是小婉急匆匆跑到图书馆找到郑刚的，然后拉起他就走，把郑刚给吓了一跳。“怎么了？干什么？”郑刚站着没动，压抑着声音问道。“做我男朋友！”小婉气喘吁吁地喊道，图书馆里一阵骚动，很多人的眼睛齐刷刷地看向了他俩。郑刚脸“腾”地一下红了，“别胡闹了！” “谁胡闹了？”当小婉看到四周其他人异样的目光，才发现自己的嗓门太高了，她压低了声音，“走，咱们出去说。”郑刚无奈只好跟了出去。

（未完待续）

非常恩仇

萧元恺/温哥华



【作者简介】萧元恺，皇城根儿的胡同串子，高校毕业后就职于社科机构，忙课题为稻粱谋，喜文艺凑雅趣。移民后客串传媒，热衷于文史读写。

白雨吟是杏林医院传染科主治医师，新冠疫情爆发，社区感染者骤增，杏林医院是重点医治单位，白医师成为顶梁柱。四十出头的她身体不错，但架不住连轴加班，在重症病房又要穿戴厚重的防护服，就有些虚脱。科里排她倒休，就要下班时，又转来一位重病号，本来已脱下防护服的白雨吟，看了病历后又把防护服穿上。

重病号是位女子，带着面罩瞧不出模样。由于病重，神志不清了，闭着眼急促呼吸。跟过来的见习医生说，这女子是护理院护士，照顾老人被感染了，新婚丈夫又正出差，她本人已有身孕。闻听此言，白雨吟对这女子肃然起敬，赶忙投入到急救之中。

上呼吸机时，病号摘下面罩露出俏丽脸庞，更让白雨吟心生爱怜。她断定这是人美心亦美的姑娘，拖着孕身坚守岗位，染病至此，尚未享受人母亲情，就到生死关头。想到此白雨吟轻叹一声，又怪嗔这女子的老公偏偏这坎节出差，“男人都不是个东西！”她心里恨骂一句，把前年有外遇离婚的前夫也包括进去。她没见过那个小三，但认定是道德败坏的狐狸精。她风闻前夫新婚，自己懒得搭理打听。

此刻白雨吟倾其全力，与死神赛跑。这时她肚痛，跑到卫生间呕吐。见习医生要替换，她婉拒了，坚持排定医治方案。

就在忙碌之际，见习医生附耳道，病号丈夫赶到，正在外边要见主治医。白雨吟抽空出来到隔离的探访问一看，脑袋一片空白。但很快镇静，平缓地对前夫说：“请放心，我一定治好你老婆，确保母子平安。”此刻在她心里，病号只是一位关爱长者的年轻护士。

【剧本】

俺爹不是杀人犯（连载之一）

编剧：黄净伟



【作者简介】黄净伟，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编采专业和电影学院导演系，二十多年来他导演、编剧和摄像的作品有四百余部集。1984 年拍摄的文艺片《张晓梅》获全国金牛奖，1986 年拍摄的电视剧《张成哲的故事》获辽宁省作品一等奖和最佳导演奖。1986 年拍摄的 10 集电视纪实剧《脊梁》获辽宁省最佳导演奖。1993 年拍摄的 12 集电视连续剧《悠悠落用坪》获辽宁省“五个一工程”奖。1995 年拍摄的 25 集电视连续剧《选择》获辽宁和东北地区作品一等奖和最佳导演及最佳编剧奖。1998 年拍摄的 20 集电视连续剧《五爱街》获辽宁省作品一等奖和辽宁省“五个一工程”奖及中央电视台黄金档电视剧收视第一名。1999 年拍摄的 12 集电视连续剧《三八大案》、2000 年拍摄的 28 集电视连续剧《游戏规则》、2001 年拍摄的 22 集电视连续剧《情到深处》、2003 年拍摄的 20 集电视系列剧《北方警察》等作品在中央和地方电视台播出均引起一定反响。2002 年创作 30 集电视连续剧文学剧本《不能没有娘》、2006 年创作电影文学剧本《倔人吕尚斌》。2007 年拍摄电影《倔人吕尚斌》，此片曾获省市“五个一工程”奖、2008 年拍摄 33 集电视连续剧剧本《有泪悄悄流》、2010 年拍摄 30 集电视连续剧《不能没有娘》均在全国热播。1997 年曾经去美国拍摄纪录片【张学良】，最近创作了 37 集电视连续剧剧本【两只缺翼的蝴蝶】和电影文学剧本【俺爹不是杀人犯】。2002 年参加沈阳新闻代表团赴韩国访问。

（一）

1·俺家 内·夜

远处炮声隆隆，在淡粉色的蚕丝幔帐里年轻漂亮的俺娘正搂着俺轻唱摇篮曲。俺问娘：“外边怎么了？没过年，没过节，怎么大家都在放鞭炮？”娘答：“不是放鞭炮，是日本人在撤退。”俺又问：

“日本人为什么要撤退？”娘又答：“日本人是侵略者，如今他们打了败仗，不回家不行了。”俺还在问：“日本人家在哪儿？”娘继续答：“在海岛，快睡吧！娘早晨还要去公司领遣散费。”娘说完俺就睡着了，娘的歌声也渐渐远去了。

俺爹正在掀开的窗帘背后向外看。俺娘轻轻的给他披上了一件外衣，并自言自语说：“日本人走了，满洲又该换国号了，哎，关外这地方总是生是非。”外面的炮声小多了，俺爹转回身看着俺娘说：“东北是块宝地，撒把种子就收粮食。不管是日本人走还是国民党来，这里的老百姓都不能没饭吃。”说完两个人便双双进入幔帐，同枕共眠

2 • 奉天街市 外 • 晨

太阳已经升起老高，奉天街市上竟看不到一个人。整座城市都笼罩在恐怖氛围中，寂静让远处的高跟鞋声更加清脆。行走在街市上的是俺娘，她衣着华丽，身材高挑，手擎洋伞，走进一家日本矿业株式会社。

3 • 日本矿业株式会社 内 • 晨

刚一推开门，俺娘就惊呆了。办公大厅一片狼藉，文件四处散落，地上堆满了垃圾，显然是日本老板提前逃离了。俺娘绕开绊脚的东西，走进打字室。

4 • 打字室 内 • 晨

打字室空无一人，俺娘坐在椅子上心疼的看着打字机，外面传来敲门声。一个年轻的帅哥哼着小曲走了进来。他手端一杯热咖啡，轻轻放在俺娘面前，然后就不失礼貌的献殷勤：“Mister 邵，日本老板跑了，公司黄了，看来你我的遣散费是领不到了。”

俺娘没理他，夹起打字机就向外走。那人得体地接过俺娘怀里的打字机，然后边将打字机放回原处边说：“你别怕，日本人走了，这个公司就是国家的了。昨天我们党部开了一个会，做了许多重要决定，其中一个就是把紫太太您留下来，还继续做打字员，管理公司的文件。”俺娘十分清高的看了帅哥一眼，然后问：“朱先生，你说的国家是哪个国家？你说的党部是哪个党部？你是不是又把日本人的公司卖给俄国人了？”

尽管俺娘的话有些呛人，可帅哥依然不急不恼：“紫太太，说话能不能温柔点？往往漂亮女人脾气大。战争赶走了日本人，日本的公司就是战利品。你说战利品应该归谁所有？”不等俺娘接话，帅哥又接着说起来：“中华民国是战胜方，这个公司毋庸置疑今后就是中华民国的了。”

俺娘急了，有些挖苦的说：“我还以为这个公司今后归你朱小天所有了呢！既然今后这个公司是国家的了，那你们这些日本老板的红人就应该把权力交出来，别再偷偷摸摸去开什么党部会。”朱小天依然不急：“紫太太有些事情你不懂，国家就是政党，政党就是国家。你不能总是糊涂，虽然你嫁给了那个教书匠，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但是我朱小天依然只闻鲜花香，不怕牛粪臭。”俺娘急了：“朱小天，你把话说清楚，谁是鲜花？谁是牛粪？”朱小天：“小姐息怒，我在开玩笑，不必当真。你问我谁是牛粪我倒要提醒你，最近共产党在闹事儿，千万注意不要让你家书呆子接触那些人，免得惹鬼上身。”俺娘真生气了：“我的事情你少管，我家先生愿意接触谁就接触谁！”说完俺娘就摔门远去了。

朱小天依然豁达乐观，他摇着脑袋，坐在椅子上，自嘲的端起了那杯热咖啡，边喝，边唱起了：“玫瑰玫瑰我爱你，今朝风雨来摧残，伤了嫩枝和娇蕊……”

5·俺家 日·内

大舅正在俺家吃面条，他刚从监狱里放出来，虽然蓬头垢面但依然精神矍铄，浑身还藏着散不完的气力。俺从来没见过他这样吃面条，一口气吞一碗。俺问大舅：“大舅，你几天没吃饭了？在监狱里日本人不给饭吃吗？”

大舅将碗“咣当”一声扣到桌子上，接着就骂开了日本人：“王八羔子小日本，我日他八辈子祖宗！一勺盐，一瓢水，一个橡子面窝头就是犯人一天的食物。幸亏这些短腿人跑得快，否则老子过去烧他的汽车，今天就点他的军火库！”俺爹又给大舅端来了一碗面条，他双手捧起大碗又一口气将面条吞个精光。爹说话了：“大哥，你慢点吃。这半年在里面你胃饿小了，千万别把胃撑坏了。”

俺在一旁偷偷笑。

大舅用袖头擦了擦嘴，问俺爹：“小妹怎么还不回来？她知不知道我要跟你们商量去前线的事情？”爹看了俺一眼，然后一挥手就叫俺去外屋写作业。俺知道大人一有重要的事情小孩就得离开，至于写不写作业他们就不管了。俺向门外走去时听爹说：“你去当八路的事情最好不要告诉邵英，免得她担惊受怕。”

大舅听了俺爹的话有些不耐烦，他一挥手声音就提高了八度：“紫辛，你这个人就是胆子小！日本人在，你是亡国奴，日本人走了，怎么你的脊梁还挺不起来？”俺爹坐下，给大舅倒茶：“不是挺不起来，是分不清南北。日本人一走，国号就得变。东北归谁管还不知道，你不搞清楚这些就去投八路，投错了怎么办？”

大舅听了爹的话又把声音降了下来，他从怀里掏出一封信，让俺爹看：“监狱里也有共产党的人，你看这是他们给我写的推荐信。我们拿着这封信就能在八路军的队伍里站稳脚跟，成就一番伟业。”俺爹看信，俺娘从门外走了进来。

6·日本矿业株式会社 日·内

翻开《盛京时报》，露出一份绝密文件。朱小天拿起文件给开会的人读：“随着时局的变化，共匪可能大举进犯我东北地区。据悉林彪率领的第四野战军团已经云集沈阳城外，指日就可进城。我东北全体党国先行者必须提前行动起来，采取一切措施给共匪进城制造障碍。特别是要加强宣传共匪共产共妻，暗查共匪地下党的非法活动，严禁他们谣言惑众……”还没等朱小天把文件读完，有个光头男人就站了起来：“朱书记，你长话短说，文件上的话俺听不懂，你就说怎么干吧，抓谁？杀谁？开个名单，我们一个也不漏掉的去执行就是了。”

朱小天放下文件，轻轻拉了一下光头男人的袖子，让其坐下：“革命不能光靠使蛮劲儿，冲动是没脑子人的事情。我们都是特别任务在身的人，必须脑子灵光，以一胜百，用智慧扳倒共匪。”光头男人不再讲话，他开始把玩儿一支陈旧的“鲁子”手枪。

朱小天：“目前暗杀是我们的主要任务，制造恐怖才能让人民相信党国才是他们的靠山。共匪正在准备进城，党国已经通过外交途径将他们赶走。所以目前时局需要我们这些党国精英不能手软，想尽办法将共匪赶尽杀绝。”

7·俺家 夜·内

夜已深，俺在慢账里听娘说俺爹脊梁不直，俺就用手去抚摸爹的脊梁。爹的脊梁就像一串糖葫芦，和飞机跑道一样又直又硬。俺爹不但脊梁直而且脊背光滑得像镜子，没有一片伤疤，没有一颗黑痣，娘怎么还嫌弃俺爹的脊梁呢？其实就是因为他嫌弃俺爹的脊梁，才让子弹穿透了俺爹的胸膛，在他那光滑的脊背上留下一个像肛门一样永远带褶的伤疤。

娘依然在数落俺爹：“大哥的话是对的，他让你去参加八路完全是为我们好。朱小天瞧不起你，也是因为你本事不大，只会在学校里教孩子唱歌弹琴。”

俺爹：“我当音乐教师有什么不好？怎么拿枪上战场就比教音乐的人有出息？”

俺娘：“大哥说你目光短浅，你还不觉景。目前时局虽然变化不定，但是鹿死谁手也就是一两年的事情。将来八路在东北站稳脚跟儿，你和大哥就功德无量，就是政府的人，今后咱们再也不用看别人脸色弯腰做人。”

俺爹将身子转了过来，他把俺搂在怀里说：“不是我贪生怕死，我是舍不得离开这个家，舍不得离开你和儿子。”不知为什么，娘听了俺爹的话，晶莹的泪花竟在她那好看的大眼睛游动起来。爹默默的望着娘，娘把俺从爹的怀里抱了过去。俺听到娘的心跳就如同打鼓，“咚，咚，咚”越敲越响。后来俺睡着了，决定爹和大舅去前线的事情那是在俺不知情的情况下定下来的，要不俺才不让他去前线呢！

（未完待续）

【诗词联赋】

七绝·嵌名诗

芦卉/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壬寅春日，欣闻《醉茶听雨》诵读节目，令人动容。

草长莺飞柳色青，云端仙乐耳和鸣。
醉茶浅唱思亲曲，听雨犹闻竹笛声。

注：1. 长，读 zhǎng（掌）。2. 《醉茶听雨》，自媒体诵读平台。3. 竹笛，《醉茶听雨》平台主播，加华笔会理事。4. 诗嵌“醉茶听雨”和竹笛名。

浣溪沙·得梅

冯玉/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相看还如旧友来，依然小萼恰新裁。
偏宜傲雪海隅开。

疫乱三秋添白发，梅香一缕慰幽怀。
家山明月满楼台。

浣溪沙·和冯玉《浣溪沙·得梅》

陈良 / 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厉厉寒风扫雪阶，遍寻院落只苍苔，
天涯无迹得梅开。

小玉新词吟萼骨，初芽清影抱春怀。
一如醇酿满香斋。

楹联两副

盛坤/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一）

山川北国， 异彩冰雕， 童真世界
沃土龙江， 银光雪塑， 梦幻皇宫

（二）

北国同吟， 诚邀各界友朋， 踏歌冰雪节
松江共饮， 聚集多方民族， 欣赏迪斯尼

七律·立春偶成

张焱/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東風轉律日相催，節到立春春尚微。
雲色長隨松色冷，雨花遙逐雪花飛。
離離海舶乘潮盡，點點寒鷗浮浪歸。
登望應愁煙水遠，歸無歸處淚頻揮。

梦行云·北京冬奥闭幕

中慧/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北京奥林沸。堪称绝。如意结。
声光异彩，幻魔晴天雪。
鸟巢多变如仙境，全球来健杰。

睡床自调，空中肴饮，真情谊，难舍别。
文明相鉴，赛场搏英掇。
志同和道迎天下，体坛同冷热。

七绝·春雪

秀玉/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寒冬春日亦何迟，白顶北山云影低。
红树枝摇芳草发，昨宵雪落化春泥。

胜胜令·壬寅正月廿日过超山探梅有作

邵丽/杭州（加华笔会会员）



寒梅争发，细柳斜飞。一园疏影骨清奇。
深浓淡浅，竞玲珑，且参差。向曲径、行北过西。

雅客风流，醉此际，念他时。几多闲绪对青池。
经年别后，亦难消，那相思。借素笺、心字漫题。

七绝·春难

水木清华/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冰花一遁释群欢，铁锁封喉彻梦残。
被发长歌南北雁，狼烟滚滚泣艰难。

七绝·贺北京冬奥会开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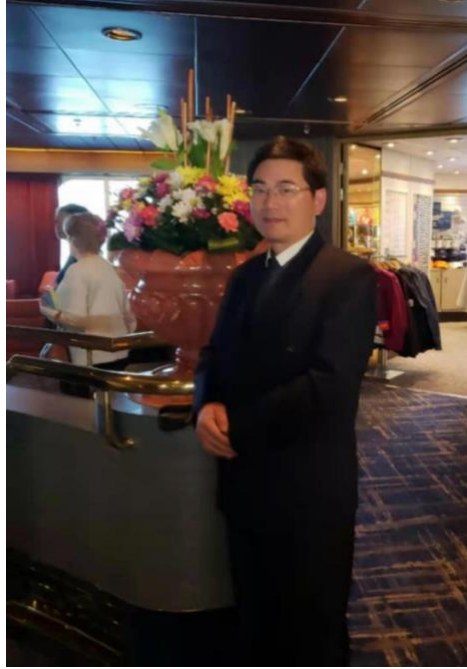
王益石 / 卡尔加里（加华笔会会员）



北京冬奥立春开，健勇嘉宾万国来。
科技高端惊世界，兴隆盛典展宏恢。

風流子·題梁敏同學畫

文質彬彬/溫哥華（加華筆會會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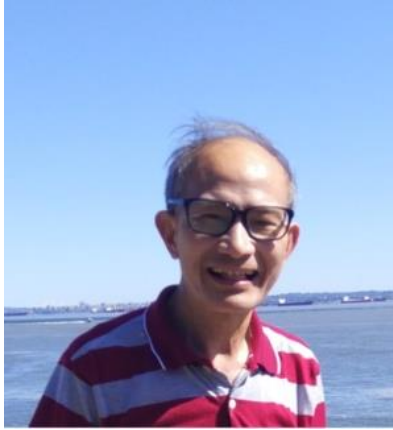


誰言春天到，抬頭見、鐵鍊鎖芬芳。
數風急雨驟，是非恩怨，悲欢離合，反复無常。
多少次、中宵存綺夢，萬里著新妝。
長夜覺來，落紅滿徑，燕鶯飛舞，曲水流香。

芳心凋零去。難堪是、偏又舊日池塘。
只見浮雲阡陌，前路茫茫。
想千古功名，一朝意氣，幾家荒冢，幾許淒涼。
淚滴樽前昏醉，醒也荒唐。

七绝·壁画思

宁川/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沧桑华埠百年程，旧照临墙树证明。
不负先人当载志，同心合力振繁荣。

八六子·异境春思

李抗/纽约



倚窗前，秃枝摇目，春已携雨行先。
奈久冷冻影难消，初暖东风尚弱，何来绿茵卉妍。
藏蛩隐仍冬睡，且赏莺歌，才颂花田。

欲羨春颜，入乡关、川山碧溪流漾。
柳盈茵翠，草掀柔艳。堪美、百鸟芳林咏唱，千山野景诗传。
醉家园，常常梦香思联。

五律·隔屏诗友

雨田/温哥华



荧屏诗偶遇，唱和两相通。
择句多斟酌，拈词少得工。
心言曾有暗，意愿却难空。
陌面知情味，犹存各自风。

相思引·聚散无常

随爱飘游/温哥华



残雪消融溪水潺。疏梅滋润燕声还。
枝头喜闹，幻影诉流年。

送子一朝多别恨，望儿两地几潸然。
又闻啼鸟，入目更清欢。

七绝·新春寄语

郭鸿森/江苏昆山



虔祝苍黎百病除，躯犹槁木复翻苏。
腾骧虎步松乔寿，泰运春风见九如。

注：九如，这里指频频来临之意。

【新诗】

冷风抽打着一粒沙

索妮娅/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你这人间的苦难
在上演的悲剧
被拴在一条条锁链上
也拴住一幕幕黑暗

你还能喘息吗？
手中的那柄剑，高高扬起
却要向何处劈下
才能将腐烂的根脉斩断

你一路追捕
那些带血的气息
想从荆棘的芒刺尖部
救下曾经甜美的歌喉

可是雪太大
铺天盖地的冰冻
可怜的人
在复读机里一遍遍讲述
被碾压成血泪的画面

那些早已让人厌倦的
没有理由的荒唐

那些难以置信
挂着诡异笑容的荒谬

将一粒荒沙
凶蛮粗暴地撕卷
摧残之后，丢弃荒原

这个春天

冯玉/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一条铁链
锁住了生命的鲜活
这个春天 令人窒息

春风也变得抑郁
那个一脸绝望的女子
目光呆滞 被虐残的口舌
难诉二十六年痛苦的遭遇
一群无知又无耻的恶魔
肆意把她的人间
变成了地狱

这个春天异常寒凉
阳光忽明忽暗
一条冰冷的铁链
锁住了这个春天

向日葵在哭泣

艾伦/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自由的空气
凝固
硝烟
弥漫在孩子的眸子里
挤满了
恐惧
懦懦地说“我不想死”

寒风中的吻
在泪眼里
满是不舍
背后延伸着
有家无归的征途

灰尘笼罩着
四处鸟散的人群
断壁残垣
无助的呻吟着
而一些政客还在远处
喋喋不休

春天不是美好的吗？
可这里的向日葵
在哭泣

春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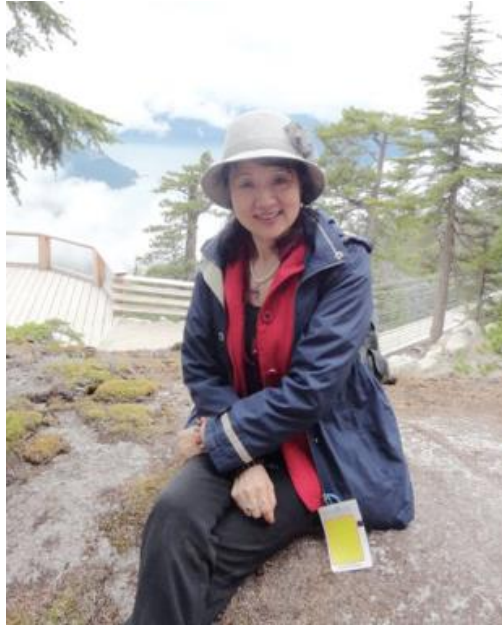
遛达的七七/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虎须最先醒来
耸动的岭岫和松涛
漫抚兰草
是饥饿的感觉
一点点恢复
这个南方军的继承者
它要
重获薄冰下的领土
从山中小兽的阿鼻鸣叫
拿到新血和光荣
风声鹤唳，皮毛紧致
老虎擂断朽木
撞开薄冰
当下梅花四散
鱼群聚拢滩头
河流开阔处
老虎走出它熟悉的丛林

丟失的恐懼

彥如/溫哥華（加華筆會會員）



我的雙眼突然被一團烏雲鎖住
無法眺望遙遠的碧空與白雲飄蕩
無法再看雄鷹展翅翱翔穹蒼
再看不到鮮豔的花朵爭相綻放
更無法看到人們的笑臉和歡暢
看不到童真的嬉戲和幻想
竟也看不到人類的醜陋和流氓

我的喉嚨突然被一雙惡爪掐住
再也無法讓美妙的歌聲蕩漾
無法說出甜美的字符讓心激揚
無法訴說自己的悲哀與惆悵
更無法控訴他人的罪行與骯髒
因為我不但失去了發音的聲響
也失去了說話的能力與舌腔

我突然發現我失去了心智與思想
不知道誰是我的摯友與親娘
誰是我的靠山或依仗
誰有可以幫我脫離苦海的能量
誰能鬆開掐我喉嚨的魔掌
我怎樣找回我的聲響
再讓我歌聲清脆嘹亮
又如何找回我的魂魄與智囊

渾渾噩噩，四海茫茫
哪裡有親人？哪裡是故鄉
我伸出渴望的雙手撲向前方
睜開無辜的雙眼是那樣迷茫
腳下是否有路引我見爹娘
是否還能實現我回家的夢想
我的眼裡是血淚在流淌
我的喉嚨裡是憤怒在嘯嚷
幫幫我吧！四里同鄉
因為回家是我唯一的妄想！

美篇

南峰/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1

我在时间的隧道里看到了你
你仅仅回望一眼
就像看到一个陌生人
我大声叫喊你的名字
那块磁铁没电

2

接不通的电话
再拨一次
也会让不耐烦跳出来
省省吧
台历上的小诗很美

3

平静得如同隔世的海底
珊瑚礁对鱼摆弄身姿
没有光线
温度和色彩藏进盲盒
外套全部是水

4

每天每周或者每月共同使用
或者是某一时刻共同凝视
很容易的就奔到了另外一个方向
这是我要的
也很容易招来不耐烦的白眼

5

一年中要说的话全部齐了
这一次该不该相信你是一位先知
是好还是坏
都应该是最好的
以前都是这样

立春

海澜/多伦多（加华笔会会员）



太阳神唤醒睡梦中的春工
轻轻一推
她便失魂般跌落人间
早已织就漫漫轻纱，跟随着

飘落。干裂被密密缝合
肉眼看不见的丝线，除非
安静像一条蚯蚓，一只蚂蚁
它们是时节恭敬的监听者

听见了吗——
她正透过面纱，温润的一呼一吸
贴着泥土和树皮，吹向生命的气息

种子在地下伸起了懒腰
像无数只小手，伸向——
母亲的脸庞

乡愁

水木清华/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眉清目秀
在梦深深的夜晚

婉约的琵琶桥
有绿柳丝丝含烟
护城河水的柔波
抚摸大手拉着小手
黑虎泉边的大碗茶
一分钱买上一碗
小凳围着小桌
倚在母亲臂弯里抿着嘴 真甜

眉清目秀
在每一个月圆的夜晚
也许在路上 抑或临窗边
饮一杯 水云间

不敢举头
那一缕揉搓不尽的缠绵
月光拂面

流年如水 潺潺缓缓
故乡在纸叠的船上浮沉
慢慢回溯 明湖上
我们荡着双桨
风饮荷花香

白衣

盛坤/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与“新冠”搏斗
就会有牺牲
一次次和生命赛跑
炮火响彻耳旁

在抢救生命的
战役中
即使倒下了
也是一种担当

不要问我是谁？
请记住
天职的名字
“救死扶伤”

待等班师凯旋
别忘给天使
留下一枚
纪念章

吻

晚秋/辽宁抚顺



没什么
跌倒再爬起来
这就是人生的舞台

在通往成功的前行中
总会伴随着失败
风雨无所不在

一个甜蜜的吻
治愈了心中的伤害
更是表达彼此纯洁的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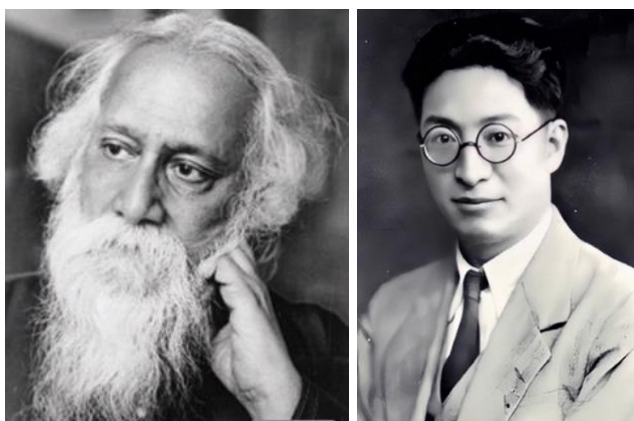
【译丛】

Stray Birds (001-009)

By Rabindranath Tagore, Chinese Translation by Zhenduo Zheng

飞鸟集（第1首至第9首）

作者：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汉译：郑振铎



【作者简介】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 1861年5月7日 - 1941年8月7日)，印度诗人、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哲学家和印度民族主义者。

【译者简介】郑振铎（1898年12月19日-1958年10月18日），字西谛，笔名有郭源新、落雪、ct、西谛等，出生于浙江温州，原籍福建长乐。中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作家、诗人、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训诂家。

001

Stray birds of summer come to my window to sing and fly away.
And yellow leaves of autumn, which have no songs, flutter and fall there with a sigh.

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窗前唱歌，又飞去了。
秋天的黄叶，它们没有什么可唱，只叹息一声，飞落在那里。

002

O troupe of little vagrants of the world, leave your footprints in my words.

世界上的一队小小的漂泊者呀，请留下你们的足印在我的文字里。

003

The world puts off its mask of vastness to its lover.

It becomes small as one song, as one kiss of the eternal.

世界对着它的爱人，把它浩瀚的面具揭下了。
它变小了，小如一首歌，小如一回永恒的接吻。

004

It is the tears of the earth that keep her smiles in bloom.

是大地的泪点，使她的微笑保持着青春不谢。

005

The mighty desert is burning for the love of a blade of grass who shakes her head and laughs and flies away.

无垠的沙漠热烈追求一叶绿草的爱，她摇摇头笑着飞开了。

006

If you shed tears when you miss the sun, you also miss the stars.

如果你因失去了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将失去群星了。

007

The sands in your way beg for your song and your movement, dancing water.
Will you carry the burden of their lameness?

跳舞着的流水呀，在你途中的泥沙，要求你的歌声，你的流动呢。
你肯挟跛足的泥沙而俱下么？

008

Her wistful face haunts my dreams like the rain at night.

她的热切的脸，如夜雨似的，搅扰着我的梦魂。

009

Once we dreamt that we were strangers.
We wake up to find that we were dear to each other.

有一次，我们梦见大家都不相识的。
我们醒了，却知道我们原是相亲相爱的。

病毒之语

盛坤/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Words of A Virus

By Shengkun



头顶王冠
只有纳米
想登龙门
除非用电子显微镜

人们虽有贫富之别
在我的宫殿
你们都是黎民
一律不分三六九等

各个国家元首
不用联大开会
无需你们通过
听我统一调动

Showing off my crown
Only a few nanometers in size
You cannot see me
Unless you use an electronic microscope

No matter you are rich or poor
In my palace
You are all commoners
All the same

The heads of all countries
Don't need to gather for a UN meeting
I do not need your approval
I am mobilizing you

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

作者：明·杨慎，英译：刘明孚

Riverside Daffodils

Yangtze River Rushes Eastward

By [Ming Dynasty] Yang She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Mingfu Liu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Yangtze River rushes eastward, waves scour out each hero or emperor.
All successes and failures won't be emptier.
Mountains are still there, embracing some reddish sunset blur.

Grey-hair fishermen are on the river, getting used to each seasonal color.
A bottle of liquor makes their chats very happy ever.
There are many things in history, all become laughter matter.

【诵读】

春子（连载之二）

作者：诵读：艾伦/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第二部分）

当爱琳站在春子家门口的时候，有些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迫不及待地按响了门铃。不大会儿，出来一位穿着和服的妇人，神情有些寡淡。看到门口站着一位西人妇女，略微一愣，随机施礼问好。这时，一位穿着西装、面部表情十分严肃的男士听到响声，也跟了出来。经相互介绍，爱琳才知道这是春子的父母，可春子不在家，也不知她人去哪里了？啥？不知人去哪里了？这是什么话？让爱琳感到有些困惑。

春子的父母对爱琳的到来，刚开始感到惊讶，非常警觉。他们只简单地告诉：春子回到东京后，没多久就离开家了，便不再说话。为了消除春子父母的戒备，爱琳开始给他们出示当初春子在加拿大、在她家的照片，还讲了很多关于春子和她之间发生的那些有趣的故事。看得出来，这一招很奏效。尽管春子的爸爸仍然一言不发，但明显感觉到他的眉头越皱越紧，表情有些难堪。妈妈则开始小声地啜泣起来。从妈妈断断续续地讲述中，爱琳才得知：春子回来后，爸爸听说她怀孕了，而且孩子父亲还是一位中国人，立刻让她把孩子打掉。春子却坚决要生下来，爸爸气得同她断绝了父女关系，并把她赶出了家门。春子为了生活，不得不去给别人做家庭教师。后来她又专门参加了考试，成为一所学校里正式教师。可是再后来，她在学校里经常给学生们讲南京大屠杀的故事，被学校开除了。再以后、以后就不知道了。

“那孩子生下来没有？”爱琳急切地问道。“我…我们也不知道”春子的妈妈怯怯地看了丈夫一眼，“他爸对这事很生气，所以我们也没敢打听。她被学校开除的事，还是我邻居家的小男孩有一天偷偷告诉我的，他在那所学校读书。”

爱琳听了以后，心里很难受，她实在想不明为什么父母会把一位孕妇拒之门外，难道就因为她怀了中国人的孩子？后来她又去了春子家两次，希望有奇迹能发生，遇到春子，结果每次都是失望

而归。她还让春子邻居家的小男孩带路，专门去了一趟学校找校长了解情况，结果也是一无所获，因为春子已经离开那里多时了。过了不久，爱琳就随结束工作的丈夫回到了加拿大。春子，这个名字，如同一个符号，正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消失在爱琳的岁月记忆里……

今年夏天的一个周末，爱琳正在编写她的《My Life》前半部分，突然一阵门铃声打断了她的思绪。开门一看，差点惊掉她的下巴。“春子？春子是你吗？你终于回来了！”爱琳激动万分，上去就拉住了门前一位女人的手。那女子有些害羞，矜持地说道“爱琳女士您好，我是刘华春。春子是我的妈妈，她让我来看看你。”“啊？奥！快、快进来吧！”爱琳赶紧把那女子让进了屋里。

链接：[春子（二）](#)

我从北方来

作者：阿紫，朗诵：马玉杰、佟少璞



我从北方来
从广袤平展的北方来
我的脚下是如油的黑土地
我的胸中充满炽热的情怀

我从北方来
我从北方的春天来
北方的春天
象吊起的摇篮
哼唱着山参、野鹿的故事
象雕花的旱烟袋
传承着北方汉子的
坚强和忍耐

我从北方来
从北方的夏天来
北方的夏天
象北方的女人
有着如火的心境
有着浪漫的心怀

我从北方来
我从北方的秋天来
北方的秋天
是大豆摇铃
麦浪翻滚瓜果飘香丰收的海

我从北方来
从北方的冬天来
北方的冬天

是大风雪二人转猎人酒的舞台
我啊 从北方来 从北方的青纱帐里来
用我酿制的红高粱酒
壮你的智慧
你的胆量
你的豪迈
让你一路向前永不徘徊
我——从北方来

【作者简介】阿紫，中国当代著名诗人、词作家、朗诵表演艺术家。代表作品有《生如胡杨》《趁父母还在》《读中国》《新愚公移山》《英雄》等已成为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

【朗诵者简介】马玉杰：一位喜欢摄影的非专业人士。爱好文学和朗诵.是加拿大大华笔会会员.加拿大女作家协会会员。加拿大华人摄影家协会会员。

【朗诵者简介】佟少璞：专业摄影师，喜欢唱歌。近年来又爱好诗朗诵，特别喜欢诗人阿紫的诗。疫情期间经常参加云端中加两国华人的线上演出。

链接：[我从北方来](#)

你无权沉默

作者/朗诵：Frankie



如果呼啸而来的雪崩
从你的头顶盖过
你无权沉默
因为你就是冰雪堆积中
哪怕是最轻飘的一朵

如果吞噬绿茵的烈火
向你的周边蔓延
你无权沉默
因为你就是青青草地上
哪怕是最稚嫩的一棵

如果闪着寒光的锁链
套向你身边的同胞
你无权沉默
因为你颈上那串华丽项链
就要褪变成锈迹的铁色

如果惊悚骇人的悲剧
对着你的瞳孔展开
你无权沉默
因为在下一个惨剧中
也许你就是最可怜的一个

你无权沉默！
因为雪崩时
没有任何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这是可以预见的结果！

链接：[你无权沉默](#)

遮

作者/诵读：寒子



同框礼当尊贤者，姿态低垂作后藏。
宁肯繁花前掩面，不教俗气染梅香。

链接：[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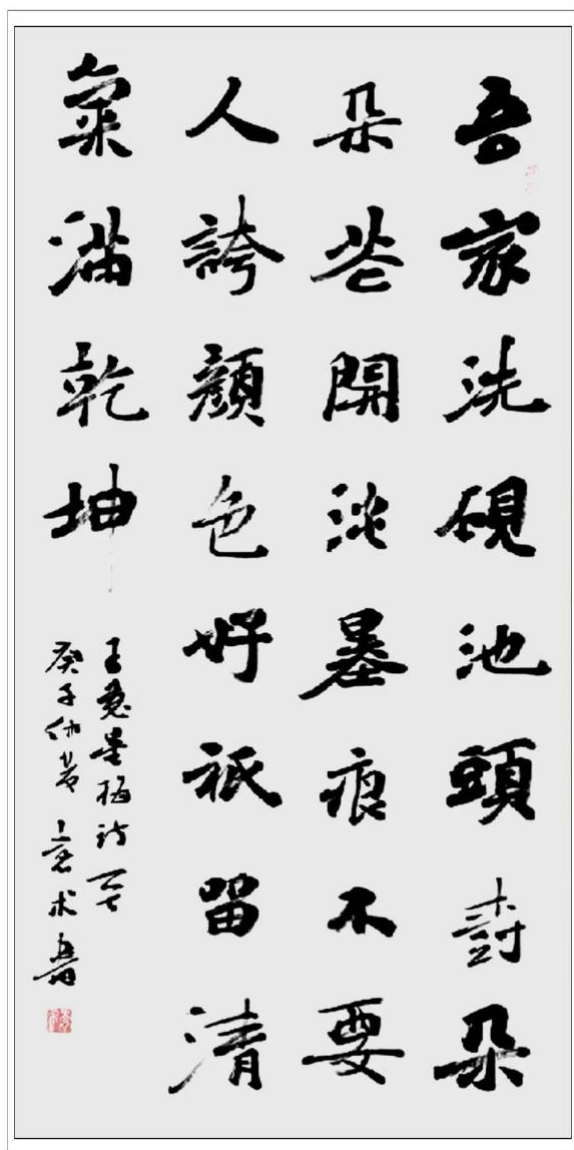
【书法】

王冕诗《墨梅》词牌联

袁术/中国



【作者简介】袁术，原甘肃省书协理事，现为琼文艺家协会副秘书长、中国书画院院士、海南省艺术家促进会副会长。自幼酷爱书法、始学颜柳赵米，近年致力二王、张猛龙郑文公张迁碑贴研习。



吾家洗硯池頭
墨痕不要
人誇顏色好
祇留清
氣滿乾坤

王冕墨梅詩
癸子仲夏
王冕書

王冕诗《墨梅》



古唐祥 撰詞牌聯

出塞添添春乐心

留家有有令心香

古唐祥

词牌联

苏轼《和子由论书》《菜根谭》句

黄日疆/温哥华



【作者简介】黄日疆，出生中国广州市。自幼喜爱艺术而不断追求，六二年高中肄业后先后师从吴子复、李曲斋、朱庸斋等老师学习素描、油画、书法、篆刻、诗词多年，一九七九年移民加拿大沙省，八九年移居温哥华。曾在二零一五年、一六年、一七年、一八年参加加拿大国际中国书画名家展，世界华侨华人美术书法展，加西中国书法协会临书比赛，天金世纪盃书法比赛获奖。现为加西书法协会会员、温哥华华人书法家协会永久会员。

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不論字之工拙，皆足為一書。然則書之於世，猶詩之於世也。詩有六義，書有六法。六義者，興、比、賦、雅、頌、風也。六法者，一曰筆法，二曰墨法，三曰筆勢，四曰墨勢，五曰筆力，六曰墨力。筆法者，心手相隨，無間斷也。墨法者，燥渴而潤，濕澀而乾也。筆勢者，如千里之奔馬，如破竹之勢也。墨勢者，如萬石之墜，如崩崖之勢也。筆力者，如千鈞之弩，如萬石之墜也。墨力者，如千鈞之弩，如萬石之墜也。

右錄 蘇軾 和子由論書二首 歲在庚子十二月十日 日德書于藝劍軒



苏轼《和子由论书》

至
精
至
誠
金
石
為
開

人心一真便霜可飛誠可摧金石
可貴若偽妄之人形骸徒具真宰
已止對人則面目可憎獨劇則形
影自愧

菜根譚句 辛丑臘月

日強

與古為新

古中/溫哥華（加華筆會會員）



壬寅正月 雲城古中
《與古為新》

【绘画】

歡騰的華埠春節

程树人/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程树人作品：《歡騰的華埠春節》

壁畫“歡騰的華埠春節”

七旬老人為什麼還要畫此大壁畫？

大壁画是一项工程呀，体力，精力还够吗？但是，我一直都想畫今天时代华人社會今日的“唐人街”！

每年春節大巡遊，首當其衝的是財神，恭喜發財，財神到，發紅包。浩浩盪盪各路人馬緊跟其后…，非常非常熱鬧。

加拿大溫哥華市各大社團組織發起的這一活動已成慣例。

十多年來我拍了許多大巡遊照片，見證了這一壯舉，開始構思如何搬上畫面。今日如願以償。

作画過程中反響已經開始強烈了，很多人認出了自己熟悉的名人，興趣盎然。也有西人問我最當中的那位是誰，我英文很爛，“天官賜福”我只能說成是“god of money”。

新時代的民俗文化，左龍右獅，警車開道，浩浩蕩蕩，充分体现了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之下生氣盎然的幸福生活。

壁畫是教課書，壁畫是強大的視覺藝術，為此我廢寢忘食，爬上爬下，在助手小楊的協助下，历时一个多月，完成了这高7米宽十三米的大壁画值得了！

正是：

宝刀未老人已老，
手脚無力奈若何，
身化彩蝶頌春風，
唯存藝心如當初。

街頭作大壁畫有感

夕陽有彩霞相伴，
聒噪的秋蟬也有知音。
海闊天空的神侃，
竟成為人生發展補品。

西方極樂世界還要去嗎？
這里就是。
尽管流浪漢，殘疾，警察就在左右，
各自為政，無事相安。

世界本來如此，
怎麼可能干淨一塵不染。
有風和日麗，也有狂風暴雨，
月有圓缺，人有生老病死，
如如世界如此精彩才好玩

幻化也好，不實也好，
雁過留聲，水過無痕，
什麼也擋不住我的好心情。
留得清香滿乾坤
不枉人生又一輪。

七七老者程樹人于溫哥華 2019

镜子

李天行/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李天行作品：《镜子》，水彩，22 X 30”

镜子

又是风干的雏菊，白瓣中间带有淡淡的紫红，放进编织精巧的竹盒里，然后随便摆在衣柜上。后边是镜子。

這是我晋升加拿大艺术家联盟（Federation of Canadian Artists-FCA）副级签名画家（AFCA）时被評審的其中一張畫。

新移民常常说要融入主流社会，作为画家，加入艺术家协会是一条路。请容我简单介绍这个类似于中国美协的 FCA 的情况。

它的會員分 4 級，第一級叫 support（贊助）會員，任何愛好者都可參加（這點跟大陸不同，因為它不是官辦的，要自籌資金），第二級是一般畫家，第三級是 AFCA，到這裡就等於承認你的專業資格了。這個銜頭整個北美的專業協會都接受的。第四級是 SFCA，元老級。

所以要拿到 AFCA 是不容易的。首先你要在 4 年內有 8 張作品入選 FCA 的展覽，才可以提出申請；然後每年二月有一個評審機會，到時交 10 張畫照供放幻燈，另準備三張裝裱好的原作。聯盟總部有起碼 20 個元老會員參加評判。超出半數認可才能通過。不然，下一年再來。SFCA 的程序也一樣，只是水平要求更高些。

這個全國性組織的畫家以數千計，AFCA 只有一百多，SFCA 只有幾十（因為有退休的，退會的），據我所知，華人有十幾位 AFCA，另有五位 SFCA。我在 2002 年初入會，03 年成為 AFCA，04 年成為 SFCA。到 2014 年後就沒有參加活動。自動退出了。不交會費，就不能保留那個勳銜。

枫园寄韵

刘德/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刘德作品：《枫园寄韵》国画

枫园寄韵（藏头）

文/听雪斋主

枫叶经霜老更红，园中艳炽傲秋风。
寄意诗书成雅集，韵洒吟笺琢玉功。

向日葵

王瑛/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作者简介】王瑛，人称“亮灯姐姐”，被誉为“每日亮灯的网络红人”；移民生活指南畅销书“一步一步走进加拿大”的作者，多家媒体专栏作家，华人网络电视台记者、主持人；加拿大大华笔会会员，加拿大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王瑛作品《向日葵》

洛矾山原住民

巢伟民/上海



巢伟民作品：《洛矾山原住民》